



危机往往引发恐慌,恐慌常常期盼安稳,安稳容易认可强权,强权则可能导致专制,这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舞台曾经反复展演的活剧。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 20 世纪初叶爆发的经济危机、法西斯主义恶潮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接踵而来。

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,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断断续续的经济危机之中。意大利 1920 年便爆发经济危机,持续达两年之久。虽然 1923 年-1929 年意大利经济有所恢复,但好景不长,1929 年-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马上使意大利的对外贸易下降 60%, 国内贸易下降 40%, 工业生产下降 50%, 投资减少 50%, 失业人数则增加约 250%。英、美、法从 1913 年-1929 年事实上也处于经济萧条时期,因为虽然这一时期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 1.5%、3.1%和 1.5%,但这三个国家的工资年均增长仅为 1.1%、2.2%和 0.37%,这表明民众购买力非常疲软。1929 年-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三国雪上加霜,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 46.2%,英国下降了

16.5%,法国下降了 37.2%。日本早在 1927 年就爆发了金融危机。1929 年-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工业生产下降 32.9%,农业生产下降 40%。德国 1917 年经济已趋于恶化,虽然从 1924 年-1928 年德国经济一度出现繁荣,但 1929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就使德国经济凄凄惨惨。从 1929 年到 1932 年,整个德国生产下降了 40.6%,仅次于美国,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。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人数的 43.8%,加上其家属占德国总人数的四分之一。这些失业和失业人员在危机中走投无路,成为纳粹党煽动和争取的对象。如果没有从 1929 年底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及其对德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,纳粹党也许会四分五裂并淡出人们的记忆。

与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相伴而来的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活跃。1919 年意大利、1919 年匈牙利、1919 年奥地利、1919 年罗马尼亚、1919 年德国、1923 年保加利亚、1923 年-1932 年英国、1926 年波兰、1929 年芬兰、1930 年比利时、1931 年荷兰、1931 年

丹麦、1933 年挪威、1933 年葡萄牙、1934 年西班牙、1925 年法国、1933 年瑞士、1933 年捷克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法西斯组织。二十世纪 30 年代日本社会上也出现了“爱国勤劳党”、“血盟会”、“国粹大众党”等法西斯团体。

虽然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思潮到处泛滥,但在不同体制的国家和不同素质的民族那里,法西斯主义者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。在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最为完备的美国,似乎就没有出现过法西斯主义思潮;在资产阶级民主历史悠久的英国,“法西斯联盟”在选举中一再失败,最后随着其头目莫里斯因违法被逮捕入狱宣告灭亡;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几经波折幸存下来的法国,法西斯组织被犹太后裔、政府总理勃鲁姆当机立断地解散。除了德、意、日之外,其他法西斯组织或者不成气候,或者借助希特勒政权外力苟延残喘,或者只是昙花一现,只有德、意、日三国的法西斯势力较为长期地盘踞了政权,给本国乃至世界酿成了大祸。

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

这三个国家得手?毫无疑问,广泛的民意支持是法西斯政权建立和延续的重要基础。除了日本法西斯是通过自上而下途径上台之外,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都是通过自下而上途径上台的,即通过民众选举掌握议会多数拥有上台条件的。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在 1930 年 9 月的国会选举中,纳粹党共获 640.96 万选票,107 个议席,由最小的党一跃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。在 1932 年 7 月的国会选举中,纳粹党获得 230 个议席,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。这两次选举都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进行的,是比较正常的选举,反映了当时的民意所向。从 1930 年起,纳粹党外围就形成了紧紧跟随的各个利益群体的社会组织:希特勒青年团、民族社会主义妇女团、民族社会主义机动车驾驶团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法学家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技术联盟、德意志劳动阵线、德国粮食总会、德国文化总会等。德国人民当年错误地选择了希特勒,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。(上)

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老人,我的大姐钟雪影,在度过九十峥嵘岁月,已于 11 月 23 日安详地告别人世。

我们姐弟四人出生在强敌紧迫、国难当头的上世纪二十年代。大姐比我大六岁,我与大姐手足情深。在她还很小的时候,就帮助母亲,照顾三个弟妹。当时我们生活很困难,记得许多个深夜,她总是在帮助母亲,糊火柴盒子或锁钮扣挣钱贴补家用。后来我们弟妹三人都一个个上了大学,她却在读完小学就不得不辍学了。我们三人又先后入党、参加地下党的秘密活动,常在家接头或秘密开会。聪明又细心的大姐,早有察觉,却担惊受怕地为我们保守秘密。一次我藏在贴身内衣的一个秘密文件,大姐帮我洗衣服时打湿了,她把它晾干,又不声不响地放回我的衣袋。1942 年,敌伪统治下的上海环境日益险恶,组织决定我和一些干部撤退到新四军第二师的抗日根据地。当时根据地急需一些西药,我托人带信出来,大姐告诉父亲,父亲欣然同意并积极操办。

1947 年秋,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决战,国民党在其统治区进行大搜捕。我在上海主编的宣传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的刊物《青年知识》被查觉,特务直接侦查到我家,大姐机智地迅速通知负责刊物发行的弟弟,我和弟弟都撤离上海。被逮捕的一些同志,后来都在临解放时被杀害。

1949 年上海临近解放,党组织调我回上海,筹划迎接解放的宣传。我们组织了上海人民宣传队,印制了大量传单、标语,绘制了巨幅领袖画像。当时需要一面巨幅红旗,我告诉大姐后,她立即告诉在绸缎庄当会计的姐夫,带回整匹的红绸。大姐和妈妈、婶婶以及舅母,连夜缝制。1949 年 5 月 25 日,上海四周的枪炮声还在激烈地响着,当东方一轮红日升起,人们抬头看到在最醒目高处的跑马厅钟楼,上海人民宣传队员已挂上了鲜红的解放大旗。

解放了,大姐也理应与大家一样过上幸福的日子,大姐却把她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,送到新疆最边远的城市喀什工作。之后,又先后把念完中学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送到了安徽农村插队。我与大姐有比手足之情更深的感情,但建国初期,我就被调到北京工作,之后我们夫妇双双被划为“右派”,很少与大姐联系。恢复工作后,一心扑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上,很少去看望大姐。今年正逢大姐九十年华诞,我克服行走的困难,与老伴一起到上海看望大姐,一起高兴地照了像。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留影。

大姐的一生是平凡的,她只是默默无闻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。但是正同我们中华民族许多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一样,祖国鲜红的大旗上,也印染着她们的热血。我于是以《大姐与第一面红旗》为题,写了这篇短文,以作深切的怀念。



钟沛璋

## 大姐与第一面红旗

## 人的天性

黄惟群

澳洲小学生上课是不坐椅子坐地上的,这坐地上还不是坐得整齐,直看成排横看也成排,而是零零落落,东一个西一个,像一盘毫无规则倒撒在地的棋子,有精彩的,甚至横躺在地,手掌衬头,好似有人正在替之拍照。初见这般情景觉得有些震惊,可久了,惯了,渐渐发觉出了那么点独特的澳洲味:放松,随意,不拘一格,颇近自然。想来也是,人的天性中,本来就没什么多的一本正经,规规矩矩。

每天接儿子,我一般不朝教室里望,怕的是影响别人上课。但是,就算瞥,不自觉地也会瞥上几眼。

常见儿子有个动作,很怪:头抬起,目光直直地望着老师,身体、颈脖挺直,右手食指也挺得直直压住嘴唇。手指动作有点像请大家不要出声,在发“嘘——”的声音。开始我认为,大概儿子准备发言,想请老师注意,那压住嘴唇的食指跟着就将随胳膊举起。这很好。儿子天生胆怯,我向来鼓励他胆大些。可久了,我开始起疑:怎么这么巧?次次轮到我瞥他,他都正巧准备发言?仔细回想,似也从没听到过他的发言声。下次去接他,离教室远远,细加观察,一观察,我明白了。回家路上,我问儿子,为什么你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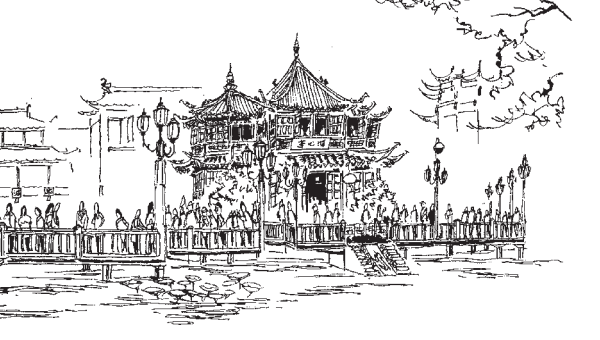
得那么直,还用手指压住嘴? Nothing,儿子避而不答。我不放过他,说:“你是否想起老师注意,博得她好感?儿子耸耸肩,不否认,也不承认。

我说:“你不需要这样做,不需要讨好任何人,你是怎样的就怎样的,拿出你本来的样子来。你那模样看上去很蠢,知道吗?”我的话说得较重,因为我历来讨厌讨好的人,甚至讨厌讨好人的讨好样子。

儿子改了,之后不再那个动作了。

几平时一直得奖,可那以后,奖也不得了。我问儿子:“是否你近期表现不好?”儿子否认,否认得肯定。跟着委屈道:“你叫我不要那样,That’s why!”我还没醒悟,女儿一边接口显起聪明来:“是呀,你叫他 Don’t do this,”她也那样食指唇上一按:“他不 Do 了,所以,老师就不给他奖了。”两人一搭一档,先把我说愣住,跟着又使我忍不住“噗哧”一下笑出声来。

见我笑了,儿子觉得有了松动余地,歪头问:“如果我喜欢,还能那样做



钢笔画

### 上海城隍庙九曲桥

杨秉辉 文\画

上海旧城厢有城隍庙,近年香火颇盛。其侧有豫园,为江南名园。明代潘允端建于嘉靖三十八年,至今已 400 余年,几经兴废。潘氏系上海人,曾任四川布政使,后告老还乡,建国以“愉悦老亲”。因“豫”与“愉”相通,故名豫园。园内有点春堂、得月楼、鱼乐榭诸景。有一巨型太湖石名“玉玲珑”,传系宋时花石纲之遗物。1956 年重修,将荷花池、湖心亭、九曲桥隔于园外,昼夜开放,任人游览。故民众皆以城隍庙九曲桥名之。

太专制、太武断——也许他并不想讨好谁,只是认真听讲时一个随势动作?再要不就因想到澳洲社会本就讲究随意,这该也算是随意的一种?

后一次去接他,又见到他那挺过头的坐相和压在唇上的手指。我笑笑,转过身去。可意外的是,就在转首之际,我突然发现,所有坐在儿子后面的同学,都学着他的样,一个个坐得挺过头,一根根手指也都那样挺得笔直地压在嘴唇上,神情比我儿子还要认真十倍……

一次,说到历史上的生存状态,觉得小康于人生较为合理。贫苦人所不堪。不要说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,吃了上顿没下顿,就如颜回在陋巷,一点饭,一瓢水清苦度日,一般人也受不了。

富贵须用极大的精力去撑住。利益所在,众所逐夺;登高而危,自然之理。《通鉴》中记载着一些皇帝子女说:以后生生世世不要生于帝王家。战国时苏秦也曾感慨,要是靠城边有一些田产,就不佩六国相印了。

小康则处于有余与不足之间,无须为衣食奔波操劳,为保持既得而忧心苦虑。小康之人生活不匮乏,有人的尊严体面,所消耗为人的正常温饱需求,不挥霍,不浪费。

古人说,无恒产者无恒心,小康并非今日不工作,明天就忧衣食,他们是小有恒产者。“仓廩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

小康者,可像陶渊明一样耕作,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;也可从事文艺,琴棋书画上用心;或者养鱼鸟,种花草,优游度日;或者,像李时珍那样著述,徐霞客那样远游,武禹襄那样习武。小康,意味着有比较充裕的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,而这种时间,是每个人自由发展所必不可少的。

鲁迅先生讲,人一要生存,二要发展。小康的生存状态,为发展提供了前提。相信历史上,普遍的小康,是进至大同的一个必要阶梯。

## 小康

卞建林

小康者,可像陶渊明一样耕作,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;也可从事文艺,琴棋书画上用心;或者养鱼鸟,种花草,优游度日;或者,像李时珍那样著述,徐霞客那样远游,武禹襄那样习武。小康,意味着有比较充裕的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,而这种时间,是每个人自由发展所必不可少的。

鲁迅先生讲,人一要生存,二要发展。小康的生存状态,为发展提供了前提。相信历史上,普遍的小康,是进至大同的一个必要阶梯。



## 夜光杯

“你呼唤我,我呼唤你,军号把我们集合在一起。无论官还是兵,队列里都是一二一。虽说是岗位不一样,官兵情,战友爱。胜似亲兄弟。”这是流传在军营里一首脍炙人口的歌,字里行间透出的是浓浓的官兵情谊。

在武警崇明守岛兵的荣誉室内,完整地保留着 51 张特殊的药方,见证着一段不寻常的官兵情。

一位老队长爱人因为身体原因,结婚多年没有生育。面对心爱的妻子的不停的自责,中队长也一度感到苦恼和焦虑。虽然平日里,队长把自己的辛酸藏在心灵的最深处,在战士面前像没事人一样。他和战士一道踢球,一起训练,中队各

项工作也开展得红红火火,多次被评为先进。但他的心事,被这群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们一丝不漏看在眼里。

说实话,这些平日里说话直接、笑声爽朗,对自己都有些马虎的毛头小伙,照顾起人来,却是另外一番情形,他们大方,他们真诚。嫂子来队,司务长和炊事员自己掏钱为嫂子增加营养;队长休假,战士们出奇的严格要求自己,完成好任务,让队长放心。

正是由于队长平日里待战士好,战士对队长的心事也更加上心。但在嫂子怀孕这件事上,一时还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由于长期驻守在岛上,队长

也只能在短暂的假期里陪爱人寻医问药,虽然支队也多次“逼”队长休假,但往往是事情还没有着落,队长就匆匆赶回部队。一位在家探家的战士,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母亲。队

## 51 张民间偏方

徐连宗 王明涛

寻医问药,寄来民间偏方和中草药,就连指导员也加入到寻医找药的行列,他联系到崇明前哨农场的一位老中医定期为队长家属调理诊治。前前后后,51 份药方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一起。这 51 份药方,药方的内容不大相同,到底哪一份药方起到了疗效,大家不得而知。但在不久,队长羞涩地告诉战士:嫂子有了。直到有一天,产房传喜讯——嫂子生了。休假的队长在遥远的电话那端,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远在岛上的兄弟。“苍天不负有心人”,大家为此都乐开了怀。

当提着一大兜红鸡蛋回到岛上的队长刚刚踏上码头,就

受到战士的迎接。顾不上吃鸡蛋,大家争着要给孩子取名,队长没役。队长宣布:为纪念在岛上的战斗岁月和这群可爱的士兵兄弟,儿子小名叫崇崇。队长话音刚落,大家冲上前去,把队长高高地抛了起来,就像是欢迎载誉归来的英雄。

队长将这 51 份药方精心收藏起来,同时也收藏起战士 51 颗火热的心。在离岛的那一天,队长把这 51 份药方放到了队史室,连同那段激动人心的海岛岁月,那份今生今世难以忘却的战友深情,一同发酵,历久飘香。

## 十日谈

守岛兵的故事

明请读一篇《“兵儿子”的孝心》。